



北京青年报 网络版

<http://www.bjyouth.com.cn/>

电子邮件

背景资料

相关文章

本文看法

全文检索

检索 北京青年报

瑞士酒店管理学校背后的骗局

“克莱顿大学”的猫腻

在世界酒店业内，瑞士的酒店管理学校可谓名声赫赫。但有名牌则必有赝品。瑞士的酒店管理学校同样是良莠不齐。近年来，一些精明的生意人打着所谓“瑞士酒店管理学校”的“金字招牌”，许诺出种种“美丽的谎言”，把目光瞄准了中国市场，其真正目的所在是中国人那并不厚实却已略见鼓起的钱包。《围城》里那个制假售假的“克莱登大学”又在瑞士出现了。

以湖光山色著称于世的欧洲小国瑞士，近年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人员，悄然成为留学市场的“新宠”。而这些留学生的目标十之八九只有一个，那就是瑞士酒店管理学校。

在世界酒店业内，瑞士的酒店管理学校可谓名声赫赫。以瑞士洛桑国际酒店管理学校为例，这一瑞士酒店业的唯一高等学府堪称世界一流，据说在世界名列前茅的五星级酒店的高级管理人员中近半数皆为“洛桑”毕业生。然而其近乎天文数字的高昂学费使得这所著名学府的门槛过高，能够有机会在这里就读的学生绝非平头百姓，而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更是凤毛麟角。

与世界其他地方以及其他行业一样，有名牌则必有赝品。瑞士的酒店管理学校同样是良莠不齐。在全瑞士，除洛桑酒店管理学校外，得到瑞士联邦承认的酒店管理学校不过只有十来家。而那些近年来把目光瞄准了中国市场，大肆招收中国学生的学校无一家在此之列。所谓“瑞士酒店管理学校”不过是一些精明的生意人手中的“金字招牌”，其真正目光所在是中国人那并不厚实却已略见鼓起的钱包。

“教室只有两间，条件还不如国内的一所小学”

“学校派面包车将我们拉到学校，一下车，我就知道自己受骗了”，去年从东北过来的19岁姑娘Z说，“这所学校根本无校舍可言，我们住宿和上课的地方不过是两所普通的民居，教室只有两间，开始的时候连黑板都没有，条件还不如国内的一所小学。”

Z所在的学校HTI (Hotel and Tourism Institute, “酒店和旅游学院”) 位于瑞士日内瓦附近的一座小城，其学生清一色是中国人，来自北京、天津、哈尔滨、苏州、无锡、大同等不同城市。与Z同一期的学生有30来人，后来人数陆续增加，据说今年又有一批中国学生过来，学生数将达到80多人。学校老师包括校长在内一共只有3人，常常是一人教数门课程，最多时一人兼课数量多达四五门。



返回首页

该校学制4年，每人每年的学费和食宿费共19500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10万元左右）。其实，一年中真正在校上课的时间仅有4个月，其余时间是实习期，而实习期间学校一律不提供食宿。按照瑞士有关规定，实习工资一般为每月2100瑞郎，除去纳税和支付医疗及养老保险外，剩下的不过1000瑞郎出头，即使是一分钱不花，全部存下，也远远不够支付学费。

“我的学费大部分都是我父母从国内寄来”，Z说，“我父母都是工薪阶层，家里的积蓄本来就不多，有的时候不得不向亲戚朋友去借，每当想到这些心里真的很难受。”

HTI的学费在这类学校中还不算最高。位于瑞士卢塞恩市附近的IHTC（International Hotel and Tourism College，“国际酒店和旅游学院”）的学费曾高达22000瑞郎，外加4500瑞郎的教材费。所谓教材，其实不过是一些复印的讲义。

与HTI一样，IHTC的学生也几乎全是中国人。目前的135名在校生中，只有4人来自巴基斯坦。学校设在一座租来的4层小楼里，从外表看去并不像一所学校，而更像是一家低档旅馆。由于学生人数不断上升，宿舍也变得越来越拥挤，由开始时的两人一间变成四五人一间。“今后条件只会更差，听说下个学期又要来140个学生，全部来自上海”，一位消息灵通的学生透露。

这些学校虽是用英文授课，但很多学生却连基本的英文会话能力也不具备。由于95%以上的学生是中国人，因此大家平时都讲中文，听的也是中国歌，“甚至连管理都是中国式的”，一位学生这样评价说。因为英语并非瑞士本国语言，所以即使是来瑞士多年的学生也看不懂当地的电视节目。另外由于处在相对闭塞的环境中，学生们与当地瑞士人谈不上有什么交流，再加上校长和教师们所表现出的对中国学生的明显歧视，以至于“学校简直像是中国人的‘集中营’”，有这种感觉的学生远不在少数。

对学校的教学质量，最有发言权的当数那些接待过实习学生的酒店业人士。日内瓦一家四星级的酒店老板提起这些酒店学校，气愤地说：“实习生刚来的时候连开酒瓶、摆酒杯都不会，而他们居然已经学了整整一个学期的Service（酒店服务）！交了两万瑞郎的学费，酒店业的知识居然还是零！这不是骗钱又是什么？！”

“我不是教育家，我是商人，你们谁不愿交钱就走人！”

与此类似的酒店管理学校在瑞士有二三十家，均为私人所建，集中在瑞士德语区的卢塞恩（Luzern）和法语区的蒙特勒（Montreux）一带，生源主要来自中国。根据瑞士法律，只要不需要政府承认其颁发的学历证书，那么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开办学校，其手续不比注册一家公司更复杂。

这些学校学制由两年到4年不等，颁发的“文凭”也冠以“结业证”（Diploma）、“学士学位”（Bachelor Degree）和“硕士学位”（Master Degree）等各种名目，但由于无人承认，这些文凭的价值并不比一张白纸高出多少。这一点无疑给那些原本希望凭着瑞士酒店管理学校的证书在酒店业谋得一份厚职的中国学生们泼了一盆冷水。一位来自大连的学生说，“就算是叫‘Doctor Degree’又能怎么样？还不是像《围城》里的‘克莱登大学’一样，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究竟学到了多少本事，自己心里最清楚。”

这些酒店学校的老板对中国国情和留学市场情况了解颇多。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们，为送子女出国留学，称得上是不吝千金。他们看中的正是这一点，而绝不是为中国培养酒店管理人才。一位酒店管理学校的校长公开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讲：“我并不是教育家，只是个商人。你们交钱就来，不愿交钱就走人！”

IHTC的前任校长、被中国学生称为“老鸟”的Anthony E. 可谓此业中的“佼佼者”。这位身材矮小、一脸精明的旅瑞加拿大人，自称曾在香格里拉集团在亚洲的酒店中工作多年，在其名片上的职务一栏中，一连串的英文缩写令人瞠目：Prof. DBA、MBA、CHE、CEO等等。“老鸟”凭着他对中国的了解，很早便嗅出了招收中国学生这一赚钱门道。他的太太及两个儿子均为校董会成员，其学校管理的水准可想而知。在校内，学生与校方的冲突时有发生。有一次，学生曾因对老师的授课水平不满而联合罢课。1998年，一名女学生将学校只顾收钱不管教学质量以及学校食宿、管理等方面的混乱状况捅到媒体，瑞士《Cash》等报刊对此作了报道，该事件在当地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事发之后不久“老鸟”便将这所学校匆匆转手，带着收来的学费逃之夭夭。学生如要继续学习下去，则必须向新来的校长重新交纳学费。“至今我还有1万多瑞郎在‘老鸟’手里”，来自北京的一位学生愤愤地说。据了解内情的人透露，“老鸟”仍在瑞士，并正在谋划新的骗局。他已同瑞士一所国际知名的语言学校谈妥，在该校名下成立“酒店培训分部”，招生目标仍然指向中国。一旦他打着新的招牌进入中国，对那些想出国留学的人来说将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做中介人是个

无本万利的买卖”

瑞士酒店管理学校在中国招生大多通过其在中国的代理人，通过国内正式留学中介机构的为数极少。这些代理人多为在瑞士工作或学习过的中国人。有些曾在酒店学校学习过的学生，在金钱的驱使下也摇身一变，由受害者变为校方的“帮凶”。

每一位来瑞士学习酒店管理的学生，都有着几乎相同的出国经历。他们从朋友那里辗转得到瑞士酒店管理学校的介绍和报名表，然后找到代办出国手续的中介人。在中介人处他们获知，留学手续其实非常“简便”，一切的核心不过是一个字——“钱”。

每位申请人须首先交纳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中介费和2000美元左右的“留位费”。得到学校的录取通知后，再交至少一个学年即两万瑞郎左右的学费。如果申请人认为自己英语水平不够，可再加报一期英语培训班，费用一般为5000美元。所有费用一起算下来，至少需要20万元人民币。只要交够了钱，其他诸如护照和签证等出国手续则便可交由中介人代办。一位学生说，“中介人凭借的只是他们和瑞士方面的联系，这是个无本万利的买卖”。“不过好在他们在帮助办理出国手续方面还算言而有信，只要付了钱，签证一般都可以拿到”。

在介绍瑞士学校情况时，中介人将学校各个方面都描绘得天花乱坠。东北姑娘Z来瑞士时高中尚未毕业，她的留学手续都是由母亲代办的。Z说：“他们告诉我妈妈，学校的住宿条件是星级饭店的水平，连袜子都有人洗，熨平后送回来。我妈妈本来对我在外一个人生活很不放心，听了这番话安心了许多。现在回想中介人那些话，真是荒唐透顶。”

此外，中介人还做出种种不负责任的许诺：例如，“实习时挣的钱付学费绰绰

有余”，“学成后还能获得瑞士工作许可，进瑞士高级酒店工作”等等。而事实上按照瑞士法律，学酒店管理的外国学生毕业后必须离开瑞士，留下来工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另外，学校的招生条件也是“宽松”之极，既无年龄限制，也无语言要求。有的学生来瑞士时，连一句英文都不会。一个班的学生中大的40多岁，小的不过十六七岁，实习时连瑞士法定的18岁工作年龄也未达到。但这似乎并无多大妨碍，因为只要交齐学费，学校甚至可以做假证明！法语区某校因出具假证明已受到瑞士当局的警告。

“走着看吧，

也许能找到其他机会”

在全家的倾囊相助和父母的谆谆叮咛下，这些中国留学生离开祖国来到瑞士，而他们种种美好的梦想却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是去是留，今后该如何打算，这是他们每个人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我从不敢把这里的真实情况告诉我父母，这只会让他们失望和担心”，Z小姐说，“他们已经为我付出了那么多，况且事情已经如此，他们也不能帮助我什么，还是走着看吧，也许能找到其他的机会。”来这里的中国学生大多数都和Z有着同样的想法，对国内的父母总是“报喜不报忧”。而在另一边，父母们则继续做着“望子成龙”梦，并依旧东借西凑地不断将学费寄到瑞士。

那些一心求学的学生把希望投向了第三国，首选自然是美国或者加拿大，但是在瑞士签到这两个国家签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希望略大的是转到邻近的德国、法国、奥地利等国家学习。不少人干脆离开了酒店学校，转入语言培训班，打算先学好语言，再作下一步尝试。另外一些没有明确目标的学生或者找家学费相对较低的学校以学生身份继续在瑞士混下去，或者冒着被警察抓到的危险打黑工挣些外币。对于一些女学生，找个瑞士人嫁出去似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哪怕是年老貌丑，只要能获得在瑞居留就算达到目的。

“再这样下去，

瑞士的形象会受到损害”

近年来为数众多的私人酒店管理学校的出现和中国学生的大量涌入已经引起瑞士有关人士的注意。当地一些媒体日前在有关报道中指出：中国学生已成为瑞士某些人的“赚钱机器”。一位在华工作过多年的瑞士外交官颇为感慨地说道：“如果再这样下去，不仅是瑞士酒店管理学校的良好声誉将被毁掉，瑞士国家的形象也会因此受到损害。”

卢塞恩州政府的一位官员说，“这些学校的中国学生比例如此之高，明显是个不正常的现象。这些私人学校不是瑞士官方承认的学校，其教学质量和食宿条件等都没有保证，这一点应当让中国那些想出国留学的年轻人有所了解。”

文 / 本报驻瑞士特约记者 文强

提个醒

看来，骗人的“克莱登大学”在现实中还是普遍存在着，只不过校长由爱尔兰

人变成了瑞士人或别的国家的人。

前些日子，还传来一些中国留学生在马来西亚求学上当的消息，最后这些学子忍无可忍，召开新闻会，讲述受骗的辛酸，警示后来人。

随着中国的开放，更多的中国人有机会到国外学习先进的知识，这对个人、社会和国家都是好事，可恨的是那些利欲熏心的商人或骗子，利用部分中国人对外界了解不多的弱点，设计谎言和骗局坑人。

同时遗憾的是，确有一部分学生或他们的家长，急功近利，以为只要花钱就能到国外被镀得“金光灿烂”，正好成为一些国际骗子捕捉的目标。

想给那些做着出国梦的人们一个提醒，别把外国的月亮想得太圆，否则自己的生活就可能不会太圆满。



位于瑞士卢塞恩市附近的IHTC（“国际酒店和旅游学院”），外表看去并不像一所学校，而更像是一家低档旅馆，但学费却高得惊人



许多中国留学生离开祖国来到瑞士，而他们种种美好的梦想却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但对国内的父母总是“报喜不报忧”

